

威震

颜廷瑞

著

台湾回归历史纪实丛书

台海

康熙统一台湾纪实

解放军出版社

05

威震

GS
K249.205
4

顏廷瑞

著

台灣回歸歷史紀實叢書

山海

康熙統一台灣紀實

解放軍出版社



京新登字 1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威震台海:康熙统一台湾纪实/颜廷瑞著. —北京:解放军出版社,1998

(台湾回归历史纪实丛书)

ISBN 7-5065-3496-7

I. 威… II. 颜… III. 台湾统一-清代历史事件
IV. K249.205

书 名: 威震台海
——康熙统一台湾纪实

著 者: 颜廷瑞

出版者: 解放军出版社

〔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/邮政编码 100035〕

排版者: 泰能照排中心

印刷者: 北京春华印刷厂

发行者: 解放军出版社发行部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×1168 1/32

印 张: 11.375

字 数: 291 千字

版 次: 199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1998 年 1 月 (北京) 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500 册

书 号: ISBN 7-5065-3496-7/K · 417

定 价: 15.00 元

(如有印装差错, 请与本社调换)

目 录

第一章.....	(1)
聚米堪图,深夜梆鼓,历史恩怨。施琅面对“海图”读 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.....	
第二章.....	(28)
薄雾轻烟,人潮涌动。施琅以子作质闯入刑场。	
第三章.....	(49)
秋思海潮,宫内听审,年轻皇帝在苦苦寻觅。	
第四章.....	(74)
夜色如磐,凄风苦雨,郑经在忏悔中病逝于北园别 馆。	
第五章.....	(104)
畅春园茅屋涂茨,康熙皇帝玄烨接到内大臣施琅一 份奇特的《疏奏》。	
第六章.....	(132)
雾锁楼台,雾漫花木。北园别馆病情沉疴的董太后。	
第七章.....	(155)
涵光银海,荷莲飘香,康熙皇帝在瀛台为施琅饯行。	
第八章.....	(177)
施琅微服进入福州城,总督府大街华灯灿烂,万人空 巷。	
第九章.....	(204)
姚启圣、施琅的“讨伐通牒”到达台湾承天府。鹿耳门 郑克塽“拜将送征”。	

- 第十章..... (227)
姚启圣来到厦门水师大营。在觥筹交错的宴会上
.....
- 第十一章..... (262)
水师南下,战船北移,进军受挫。一场风波在京都兴
起。康熙皇帝把“专征”权授予施琅。
- 第十二章..... (303)
征帆云集,风涛震撼,黑潮烈火,血溅声喧。澎湖决
战,演出了中国海战史上最壮阔、最雄伟的一幕。
- 第十三章..... (328)
天心有情,时势有情,民心有情,兄弟相逢泯恩仇。
- 第十四章..... (355)
元宵佳节,“繁星缀海”,瀛台腾起了“台湾回归”的辉
煌赞歌。

第一章

聚米堪图，深夜梆鼓，
历史恩怨。施琅面对“海图”
读着自己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……

公元 1680 年(清王朝康熙十九年)，是康熙皇帝玄烨平定吴三桂、耿精忠、尚之信“三藩之乱”的第七个年头。这一年，春天的蕙风，夏天的薰风，秋天的金风挟带着全国各个战场呈送塘报的“哒哒”马蹄声，接连不断地驰入北京，铸造着年轻皇帝玄烨亲政以来的第一个辉煌。朝廷为了张扬平叛战争的声威，适时地摘取塘报中的喜讯佳音，以黄绢作纸，大字书写，制成“告示”，接连不断地张贴于午门东侧道路衢口一架特设的木榜上，供京都黎庶阅览。

——湖南战场：叛乱首恶、自立周国，自称周帝的吴三桂，于前年(1678 年，康熙十七年)八月病死于衡州后，其孙吴世番继位称帝。在清军安远靖寇大将军、贝勒察尼和岳州水师提督万正色的率军反攻下，克长沙，复衡州，水陆夹攻岳州，吴军将领陈珀等人投降，吴军全线溃败，吴世番退守贵州。湖南全境收复。

——陕甘战场：清军抚远大将军图海，带着叛而复降的陕西提督王辅臣进京。王辅臣原是吴三桂手下的总兵官，附吴三桂叛乱，被吴三桂封为平远大将军，曾扰临洮、洮州、河州、兰州、秦州、绥德、延安、定边诸城，大乱陕甘，两年前兵败平凉投降。朝廷赦其叛乱罪，复其原官，加太子太保，树起了一个“招抚”的典范，平息了陕甘叛乱。

——四川战场：清军陕西提督赵良栋、甘肃提督张勇、平凉提督王进宝，分三路挥师入川，与吴军大将王屏藩决战于保宁，王屏藩兵败自杀，清军乘胜进击，收复了顺庆、略阳、成都、建昌、兴安、巫山、夔州、重庆诸城。四川叛乱平息，俘吴军将军以下官员一百多人，现正在押往北京途中。

——浙赣闽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自称总统兵马大元帅的耿精忠（耿仲明之子），在清军康亲王杰书、贝子赖塔的率军反攻下，先败于长乐、饶州，再败于浮梁、乐平、宜黄、崇仁、三败于仙霞关，在清军进逼福州中，势穷投降。现在押往北京途中。受吴三桂、耿精忠“遣使联络”的台湾延平王郑经，率领兵马三万，战船三百艘，在厦门登陆，参加“三藩之乱”，曾占据泉州、漳州、兴化、邵武、汀州、潮州、惠州七府，在清军康亲王杰书、福建总督姚启圣、水师提督万正色率军反攻下，先败于乌龙江，再败于兴化、泉州、汀州、漳州，三败于厦门、金门，全军几至覆没，现已丢弃沿海岛屿，败回台湾。浙赣闽全境收复。

——广西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，自称安远王孙延龄（孔有德的女婿）及其叛将柳州提督马雄已死，马雄之子马承荫，降而复叛，已被平南将军、贝子赖塔押进北京，并将在午门外斩首。

——广东战场：附吴三桂叛乱、被吴三桂封为招讨大将军、辅德亲王的尚之信（尚可喜之子），已被康熙皇帝赐死于广州，其亲信叛将广东总督金光祖、巡抚佟养钅已在押往北京的途中。

——云贵战场：清廷已命令定远平寇大将军、贝子彰泰、绥远将军蔡毓荣、勇略将军赵良栋向云贵进军，康熙皇帝同时颁诏招抚

吴军将领胡国柱、郭壮图、夏国相、吴应麟等人，最后围歼吴世璠的战斗即将开始。

捷报，接踵而至的捷报，一日一新的捷报，驱散了七年来笼罩京都的凝重沉寂。木榜之前，人山人海，议论之声，如涛如潮，形成了康熙十九年北京街头的一大奇观。

捷报，东西南北的捷报，激动人心的捷报，慰藉着年轻皇帝“殚思焦虑”的壮心，安定着朝廷百官“莫知所归”的惊心，宽适着京都黎庶“希冀安宁”的忧心，展现了战乱即将结束的光明前景。紫禁城内的百官，若癫若狂，酒宴连日，弹冠相庆；紫禁城外的黎庶，欢欣鼓舞，鸣鞭放炮，秧歌塞巷，沸腾的北京城迎来了天高气爽的金秋。

就在这金秋九月第三天的黄昏时分，一张白绢大字书写的“布告”贴上了午门木榜，展现在京都黎庶眼前：

台湾奸细朱霖(男，三十五岁)，阿鳗(女，十七岁)，潜入福建、北京，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，图谋不轨。赖圣上洪福，被我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和平南将军贝子赖塔捕获。该两犯狡滑奸诈，冥顽不化，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党。现已查明：奸细朱霖，乃台湾海贼巨首刘国轩水师左虎卫陈公飞的参将；奸细阿鳗乃海贼陈公飞留在福建之女。经刑部审讯议决：康熙十九年九月四日辰时一刻，由贝子赖塔和万正色将军监斩，于午门外刑场处以极刑……

这是平定叛乱战争七年来在京都第一次张榜杀人，而且将在午门外开斩，这种不是献俘，形同献俘的特殊举动，自然引起了人们的特殊关注和兴趣。当这张白绢黑字的“布告”映入人们的眼帘，似乎有一股冷森之气凛遍全身，拥挤争看的人群在一阵沉寂之后，骤然哗声腾起，沸沸扬扬，各抒所见：有的诅咒台湾郑经“贼心不死”，有的赞扬赖塔和万正色“办事精明”，有的叫嚷奸细朱霖“该

杀”，有的惋惜少女阿鳗“冥顽”，有的打听“海贼巨首”刘国轩是何等人物，有的询问海贼陈公飞的“左虎卫”是何种官衔，更有几位京都年少，高喊着少女阿鳗的名字，对其腰身、姿色、容貌瞎猜胡扯。突然，一位年近三十岁的锦衣汉子跳到木榜前，指着“布告”上奸细朱霖、阿鳗的“罪状”，神采飞扬地高声喊道：

“爷儿们，这里瞧，这‘窃取军情’四字写得明白，可这‘军情’从哪里‘窃取’，就叫人糊涂了。你我百姓的口袋里有‘军情’吗？朝廷一般官员的袖桶里有‘军情’吗？‘军情’在哪儿？在执掌军权将军们的嘴巴里，在参予军机大臣们的脑袋里……”

木榜前的人们停止了议论，望着“布告”上“窃取军情”四字，都愣神犯傻了。

锦衣汉子适时地提高了嗓音：

“爷儿们，再往这里看，这‘结交故旧’四个字写得可是大有文章，台湾奸细的‘故旧’是谁？总不会是咱们这些平头百姓吧？总不会是身居北京城的八旗、绿营将领吧？这些人不是台湾奸细的‘故旧’，而是台湾奸细的‘对头’……”

木榜前的人们似乎一下子通悟了，在唧唧喳喳的议论中，不约而同地把猜度的目标，对准了二十多年来陆续归顺朝廷的原郑成功、郑经的部将，有人竟然喊出了郑鸣骏、周全斌、何义、黄廷、杨富、陈蟒、施琅等人的名字。木榜前的人们一下子神情凝重紧张了：这么多的郑军投降将领住在京都，而且有的已居朝廷内大臣的高位，不正是怀揣“军情”、为台湾奸细“结交”的“故旧”吗？

锦衣汉子看着人群神情的变化，得意地笑了，然后清清嗓音，大声说道：

“请诸位爷儿们再看这十个大字：‘供词支离游移，包庇同党’。这十个字真是妙不可言，请大伙转动心机想想，这‘支离’两字是什么？大概是挤一点，说一点，不成套、不完整；这‘游移’两字是什么？大概是一会儿说这个人，一会儿说那个人，说法不定，讲事太多；这‘包庇同党’四个字才算是说明了要害，可见‘同党’之多，不是一

个,也不是两个。我敢担保,明天清晨这一刀下去,准会牵出一群大个的奸细来!爷儿们,明天清晨到这儿看热闹吧!”

木榜前的人们附和着、起哄着、喧嚷着、“噢噢”地吼叫着,引得四周街巷里的人群蜂拥而来。

在这片哗声议论、高声猜度、起哄吼叫的人群中,一位身体单薄、面容清秀、着装朴素的年轻学子,神情凝重,沉默不语,目光久久停留在“布告”上。也许他也对这张特殊的“布告”有着特殊的关注,也许他也在琢磨“窃取军情,结交故旧”这八个字中含有的杀机,也许他也在品味“供词支离游移,包庇同党”这十个字的可怕含意,对周围人们的议论、喧嚷和那位锦衣汉子的慷慨激昂,并未特别留心,仍陷于自我的沉思之中,只是在人群中喊出“施琅”这个名字的刹那间,他周身一凛,面色变得苍白,额头的汗珠渗出,滚落在他消瘦的面颊上,他惊恐地向锦衣汉子一瞥,心头不禁一震:这不是都察院给事中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吗?他急忙低下头颅,转身挤出了人群,沿着大道旁一排落叶的杨柳桑槐,加快步伐,急匆匆地向东走去。落日的霞光照映着他单薄的身影,身后木榜前不停腾起的喧嚷声、吼叫声似乎追赶着他、鞭笞着他,他终于拐进一条北去的胡同,拐入了一片霞光照不到的黄昏阴暗中,在一座门楼高耸、嵌有“内大臣施府”门牌的官邸前,他摆脱了身后那种声浪的追逐,气喘吁吁地敲响了厚重的朱红大门。

门开了,他一阵头晕,体力不支地跌进门里,被年已六十岁的老门人施祥双手抱住:

“二公子,你,你这是怎么啦?”

他神情慌张地转过身来,抬起门栓,“咔嚓”一声关上了大门。

老门人施祥惊诧:

“二公子,出了什么事?”

“老爷在哪儿?”

“在书房。”

“我,我要禀报老爷……”说着,他拔腿向后院书房走去。

老门人施祥急忙追上拦阻：

“二公子，你忘了，老爷在书房，除了六公子世骠奉侍外，是不许任何人打扰的。”

他闻声嘎然止步，转过身来，抓住老门人的双手：

“大伯，求求你，带我去书房见老爷吧！”

老门人连连摇头：

“世纶啊，老爷近年来的脾气越来越坏，这是他定的规矩，我也不敢啊……”

二公子施世纶情急，“扑咚”一声双膝跪倒：

“大伯，灾祸就要落到咱们施府了！”

老门人施祥一下子惊呆了。

内大臣施琅的府邸，是京都六位内大臣府邸之一，也是一座三进屋宇建筑的四合院，其规模的宏阔，气势的宏大，仅次于京都诸王贝勒和四位辅政大臣的王府、相府。十三年前（1668年，康熙七年），朝廷在东南沿海实行海禁，以断绝粮食、布疋、铁、钉、油、麻等物，对台湾郑经集团进行经济封锁，企图以此逼迫台湾郑经答应议和，除强令沿海五十里地区居民举家内迁外，并撤销福建水师，尽裁水师兵将，焚毁战船，身为福建水师提督的施琅，被调进北京任内大臣之职。这座庭院就是朝廷对他“隆重优待”的体现。

这座庭院，和其他五位内大臣的庭院一样，也有堂皇的亭台楼阁，也有彩饰的曲径回廊，也有精巧的假山花园，也有典雅的客厅。但有一处，是京都所有府邸，包括诸王贝勒的府邸，绝对没有的。那就是以后进五间屋宇改作的一座独特的书房。这座书房里最重要的“典籍”，是用绿豆、白米印制的。

在施琅闲居这座庭院的十三年里，紫禁城内的争斗，闹得你死我活，辅政大臣索尼病死，辅政大臣鳌拜专权，辅政大臣苏克萨哈被鳌拜杀掉，皇帝玄烨亲政，鳌拜伏诛；紫禁城外，“三藩叛乱”爆发，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广西、广东、福建、陕西、甘肃、湖南、湖北、江西、浙江等省的平叛战争，打得天昏地暗，可这座庭院里的主人，却

在寂寞安闲地度着这烽火不息、战马嘶鸣的岁月。内大臣的职责，原本就是虚无的“协助领侍卫大臣掌院领侍卫亲兵”，原本就是名誉上的“与散秩大臣翊卫扈从”，原本就是文字上的“皇帝出巡时的前引”，原本就是一种有职无权的安闲啊！

十三年过去了，这座庭院更变得冷清沉寂了，堂皇的亭台楼阁已经陈旧失色，彩饰的曲径回廊已经褪色剥落，精巧的假山花园已辟作菜地瓜架，典雅的客厅已尘漫杯盘，唯有那座独特的书房，却变得更加完备、更加充实、更加精致、更加辉煌了。它是施琅十三年来呕心沥血的结晶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翻阅历代二十一史，借鉴古今成败和历代名臣名将言行的课堂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精神寄托的场所，它是施琅十三年来才智谋略驰骋的天地，它也是施琅十三年来卧薪尝胆、希冀飞腾的起点。近半年来，施琅的昼夜几乎都是在这座书房里度过的。

老门人施祥带着二公子施世纶，穿过回廊，登上书房门口的台阶，轻轻地拉开房门，刚刚跨进门槛，耳边突地响起一句森厉的喊声：“掌灯。”

这是施琅的声音，声威殄人。老门人施祥胆怯地停步，二公子施世纶惶恐地倚墙恭立。施琅身边一位少年，一声应诺，便轻捷快速地点燃了四周蜡台上的烛火。烛光跳动，眼前突地展现出一片浩瀚碧绿的海洋和海洋中银色的岛屿港湾，四壁变蓝了，书架变蓝了，门窗变蓝了，烛光变蓝了，书房里似乎骤然腾起了隐约的涛声，涛声似乎送来了天风海雨的雄迈壮阔。二公子施世纶瞪目了，老门人施祥口呆了：这是一幅“台湾、澎湖海域图”啊，硬木作框，高出地面一尺，纵约二丈，横约三丈，几乎占据了五间屋宇的全部。这幅“台湾、澎湖海域图”，铺绿豆作海洋，堆白米作岛屿，清晰鲜明，一目了然，台湾似一片荷叶，横卧水面，抵浪柱涛，彭佳屿、棉花屿、花瓶屿、龙屿、鹿屿、琉球屿、七星岩、兰屿、绿岛、龟山岛、钓鱼岛似颗颗珍珠，环岛列置，成众星拱月之状，不沉不没，闪光放彩；澎湖似一朵梅花，临流开放，澎湖岛、吉贝屿、白沙岛、渔翁岛、八罩岛若绽

开的花瓣，簇簇生辉，相依相恋；在台湾、澎湖港湾里，排列着用竹枝制作的无数袖珍船只，那是郑军刘国轩的水师，并用半尺长、三寸宽的黄绫插牌，注明着船数和兵力；在澎湖、台湾的岛岸上，散布着密密麻麻的三角形红绸碎片，那是刘国轩构筑的炮台、墙堞，黄绫插牌上注明了墙堞长短高低、炮台的位置、炮型和兵力的多少。我侧一方的海坛岛、南日岛、湄州岛、金门岛、厦门岛、东山岛、南澳岛，从北至南，倚大陆而立，条条红线从港湾伸出，蜿蜒于碧绿海面，通向澎湖、台湾，黄绫插牌上，分别注明着航程水道。

洞悉敌情的海图，克敌制胜的海图，随着敌情变化而不断完善的海图，在烛光的跳动摇曳中，托出了一个波涛汹涌、战帆高扬、烽烟弥漫、杀声嘶吼的战场，也托出了“海图”西侧，高踞坐椅、披衣散发、神情凝重、纵目东眺的施琅。他似乎没有察觉老门人施祥和第二子施世纶的到来，目光如箭，牢牢地盯着波涛汹涌中的澎湖岛。

掌灯少年、施琅第六子、十六岁的施世骠站在父亲身边，焦急地望着老门人和哥哥，几次目视他俩赶快离开，以免因打扰父亲思索而受斥受罚，但施祥和施世纶浑然不知，两颗心都跌入这幅翻滚着烽烟波涛的“海图”里。

二公子施世纶心悟了。他本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，在施琅的八个儿子中，以“敏而好学”、“苦节自厉”而得到施琅的喜爱，因其自幼多病，体弱单薄，施琅禁其接触兵事，也禁其进入这座书房，以免分散心力，影响学业上的长进。今夜，他第一次闯进这座书房，就被这幅“海图”吸引了，而且很快通悟了这幅“海图”的奇特和珍贵。这就是父亲十三年来心读手著的“典籍”啊，这是一部天书，这是一部大书，这是一部活书，也是一部亘古以来只能用心解读的奇书。可父亲这颗苦心、恒心、用心、忠心，朝廷理解吗？皇上理解吗？贝子赖塔和都察院弄笔舞墨的大人们理解吗？十三年来忍辱负重的父亲啊！他抬头望着神情专注、把全部心血才智投入眼前这片海域的父亲，眼湿鼻酸了……

老门人施祥一颗苍老的心发热振奋了，他原是施琅身边的一

名亲随,跟随施琅在海风海浪中跌滚了二十多年,他了解这条条红线标出的条条水道航程对扬帆行船的重要,他清楚掌握敌情对生死搏斗的重要,他更明白施琅眼前所作所为的重要,这一切都关连着千万水师兵将的生命,都关连一场海战的胜负啊!昔日海风海浪中的火热生活,似乎一下子健壮了他的躯体,搅热他的心肠,骤然间觉得自己年轻了,他笑咪咪望着年已五十九岁的施琅,似乎也变得年轻了。是啊,那健壮伟岸的身躯,仍带着海风海浪锤炼出的剽悍;那棱角分明的脸庞上,仍带着海风海浪雕凿的威严;那浓黑如剑的双眉,仍带着海风海浪凝成的英气;那炯炯环睁的眼睛里,仍带着海风海浪激发的刚烈;那紧闭稍垂的唇角,仍带着海风海浪存留的狂傲;那双着地有力的脚板,仍带着海风海浪摇撼不动的坚定。老门人施祥似乎回到了过往的年月,进入了当年亲随的角色,以亲兵独有的相知和骄傲,护卫着主帅进攻的凝重思索,注视着主帅思索中的神情变化,等待着主帅的最后决策,倾耳等候着主帅即将发出的军令。他此刻紧紧抓住施世纶的一只手腕,暗示二公子“莫要作声”,施世纶在对父亲的一贯敬畏中领悟了,紧紧咬住了牙关。施祥的手越握越紧,握紧了施世纶衔在牙齿舌尖的“木榜布告”,也握紧了这座书房里烛光燃烧的宁静。

在这宁静得沉重、宁静得死寂、宁静得慑魂销魄的紧张中,施琅久久审视澎湖的目光锃亮、急切、进逼和高度凝聚,整个的身形气质也变得全神贯注,重心高提,两肩张耸,气息凝屏、势欲腾起,似鹰鸢翱翔俯视已发现猎物,似黑豹俯卧待击已盯住了目标。施祥的心一下子提到了胸口,他知道,主帅已窥见了敌阵薄弱的要害,已到决策的关键时刻,该作出战船进攻的安排。果然,施琅的目光从澎湖慢慢地移动,移向波涛翻滚的海洋,移向湄州岛通向澎湖的水道,移向晋江湾通向澎湖的水道,移向金门岛通向澎湖的水道,移向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,并在铜山港通向澎湖蜿蜒的红线上停留下来,紧皱眉头地沉思着。施祥的目光也随着主帅的目光移动,当看到主帅的目光在铜山港通向澎湖的水道上不移不离时,他

的心猛烈地跳动起来：这条水道，暗礁密布，非技高航手不敢航行，且春秋之际，南风少有，额头上的冷汗涌出，着实为主帅即将作出的决策担忧了。突然，施琅的目光抛开了铜山港，一下子跳落在金门岛，并随着金门岛伸出的红线直射澎湖。施祥精神一振，几乎喊出声来，他看得明白，主帅决策已定，要乘北风进攻澎湖了，接着便是拍膝而起，调兵遣将，发号施令，他睁大眼睛，挺起胸脯等待着，谁知主帅突然长吁一声，气消神散，颓然闭上眼睛。施祥的一颗心随而下沉，全身失力，骤然间明白了主帅此时的所在：闲居京都，手下无兵可调，无将可遣，身边只有自己这样一个亲随，已是老而无用了。他紧握施世纶手腕的手，颓然散开，无力地垂下。施世纶却如得到解脱，跨步向前，突然跪倒，发出了一口急切的呼叫：

“父亲，儿有事禀报……”

施琅猛地睁开眼睛，眸子一瞥，发现了跪地的二儿子，霍地站起，怒气冲腾，正要发作，老门人施祥急忙跨步向前，以当年亲随之礼单腿跪倒在施世纶身边，声音仓促地拱手禀报：

“将军，二公子要禀报的事，也是重要军情啊……”

年老亲随的出现和年老亲随亲切的军礼、仓促的神情和仓凉的话语，一下子触动了施琅心底十三年来积郁而成、莫名其妙的愁结，突然预感到一种不祥的降临，竭力压抑着心头升腾的怒火，怒视着不听训示、不专学业、闯入书房的施世纶，坐落在椅子上。

施琅落座了，施世纶高声禀报了：

“父亲，五天前来过咱家的那个福建女子阿鳗，已被贝子赖塔逮捕。朝廷今日傍晚在午门外贴出布告，说那个女子是台湾的奸细，明日辰时一刻将在午门外问斩……”

施琅头脑“嗡”地一震，急剧地思索着：这个名叫阿鳗的女子五天前确实来访过，她是台湾水师左虎卫陈公飞遗留在福建厦门的女儿，难道台湾郑军将领的女儿就一定是奸细吗？……

施世纶似乎发现了父亲目光中的惊诧和疑虑，昂起头颅，接着禀报：

“父亲，朝廷布告写得清楚，台湾奸细阿鳗的罪状是‘窃取军情，结交故旧，图谋不轨’，并派贝子赖塔和福建水师提督万正色将军监斩……”

施琅突然感到事体的蹊跷：万正色任福建水师提督，何时回到北京？又为何临刑监斩？贝子赖塔虽为八旗驻福建的平南将军，但对台湾郑经，怯于海战，热中“招抚”，怎么也充任起临刑监斩角色？阿鳗“窃取军情”、“结交故旧”的罪状，分明是对着自己来的，陈公飞原是自己昔日在郑军时的同僚，十三年前自己任福建水师提督时，为贯彻朝廷“招抚”郑军将领的方略，曾拜访陈公飞遗留在厦门的妻子鲛娘和这个当时只有三、四岁的女儿阿鳗，也曾对其母女二人进行过周济安抚。难道这十三年前的往事，不仅成了贝子赖塔认定的“故旧”，而且骤然演化成奸细举止上的“结交”了！噢，想起来了，那天来访的阿鳗，在谈了故乡十三年来的变化之后，曾提出要自己帮助搭救一位被万正色将军在厦门逮捕的台湾客人，这也许就是“窃取军情”、“结交故旧”、“图谋不轨”的全部内容吧？可惜当时在阿鳗捧出一封书信要开口诉说原委的刹那间，就被自己断然地拒绝了，既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的姓名，又未询问那位台湾客人因何被捕，推开了阿鳗捧来的那封书信，封住了阿鳗话未出口的嘴巴，请那个女子离开了……

站在施琅身边的施世骠，听到阿鳗“窃取军情、结交故旧、图谋不轨”的罪状后，脸色一下子就变得苍白：那天奉父亲之命，送来访的那个女子阿鳗离开宅邸，在大门之外，阿鳗失望悲切地跪倒在地，拿出一封书信，说是故乡一位老人问候父亲的，要自己亲手恭呈父亲，自己当时望着阿鳗秀美的容颜、哀愁的眼睛和晶莹的泪珠，心软了，收下了，在阿鳗的背影消失在胡同拐弯处之后，就又后悔了。五天来，父亲居书房不出，沉默寡言，心绪不好，自己不敢上呈那封书信，怕受责受罚，便一直压在自己的睡枕下，准备在父亲高兴的时候呈交父亲，难道那封书信就是阿鳗“窃取”的“军情”？就是阿鳗“结交故旧”的证物？他的心惶恐不已：自己闯下大祸了……

施世纶望着沉默不语的父亲，继续禀报着：

“父亲，与阿鳗同时问斩的，还有一个台湾奸细名叫朱霖，布告上说朱霖是陈公飞手下的一员参将，是万正色将军在福建厦门捕获押进北京的……”

施琅心头一凛，立即感到这一事体的严重可怕，阿鳗、朱霖、陈公飞、贝子赖塔、万正色几个人的身影在他的心头闪现打转，并迅速形成了一个互相牵动的网络：朱霖就是阿鳗要求搭救的那个台湾来客，贝子赖塔逮捕阿鳗也许就是这个网络中最关键的一环，其矛头也许就是指向自己。他忽然想起三年前长子施世泽、侄儿施明良在福建海澄战斗中兵败被俘，郑经“优容厚待”的传闻，心里着实有些紧张了……

此时，施世纶惶恐激昂的禀报，恰好击中了施琅心底的紧张：

“父亲，现时午门外木榜前人群聚集，愤情激昂，都察院给事中孙蕙大人的长公子借机煽风点火，声称明天辰时一刻午门外刑场一刀下去，将从归顺的郑军将领中牵出一群大奸细来！父亲，儿担心三年前大哥世泽，堂兄明良在海澄兵败被俘的事，为朝臣所用啊……”

施琅猛地双手击椅，双目环睁，眉发张耸，大手一挥，一声怒吼，制止了施世纶的禀报：

“走开！都给我走开！”

紫禁城神武门门楼上的二更鼓声恰在此时敲响，低沉的鼓声撞击着施琅的心，他身靠椅背，目光变得黯然失神，刹那之间，似乎衰老了许多。

施世纶、施世骠、施祥都在二更鼓声悠长的颤动中离开了，带走了搅动这间书房的一切生气，消失了六子施世骠轻捷快速的身影，消失了次子施世纶惶恐急切的声音，消失了年老亲随施祥找回的年壮时的英姿豪情和衰老的情谊忠诚，连眼前这片海洋和海洋中的岛屿，也消失了喧闹的声威、翻腾的狂放和砥浪柱涛的魅力，留下的只是一片窒息一切生气的寂寞和一片白惨惨、空落落的烛